

# 水浒传 上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# 插图本

【明】施耐庵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水浒传 上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 
插图本

【明】施耐庵著

北京联合出版传媒  
沈阳文广出版社  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

© 施耐庵 2014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插图本水浒传 / (明) 施耐庵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13-4577-0

I . ①插… II . ①施… III 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 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5821号

### 插图本水浒传 (上、中、下)

---

责任编辑 张玉虹 白 光

责任校对 何 丽

封面设计 杜 江

版式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 数 1150 千字

印 张 50

插 页 2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

---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---

ISBN 978-7-5313-4577-0

定价(全三册): 11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转2050



## 目 录

一 / 第一回	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七 / 第二回	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二〇 / 第三回	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二八 / 第四回	赵员外重建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
三九 / 第五回	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
四七 / 第六回	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
五四 / 第七回	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
六一 / 第八回	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
六七 / 第九回	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
七五 / 第十回	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
八二 / 第十一回	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

八九	/ 第十二回	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
九五	/ 第十三回	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
一〇二	/ 第十四回	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
一〇九	/ 第十五回	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
一一六	/ 第十六回	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
一二五	/ 第十七回	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
一三三	/ 第十八回	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
一四一	/ 第十九回	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
一四九	/ 第二十回	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
一五七	/ 第二十一回	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
一六六	/ 第二十二回	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
一七三	/ 第二十三回	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
一八一	/ 第二十四回	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
一九八	/ 第二十五回	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
二〇四	/ 第二十六回	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

- 二一三 /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 
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
- 二一九 /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 
施恩义夺快活林
- 二二五 /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 
武松醉打蒋门神
- 二三一 /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 
武松大闹飞云浦
- 二三九 /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 
武行者夜走蜈蚣岭
- 二四七 /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 
锦毛虎义释宋江
- 二五七 /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 
花荣大闹清风寨
- 二六四 /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 
霹雳火夜走瓦砾场
- 二七二 /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 
小李广梁山射雁
- 二八一 /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 
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- 二八八 /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 
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- 二九六 /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 
黑旋风斗浪里白跳
- 三〇五 /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 
梁山泊戴宗传假信
- 三一五 /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 
白龙庙英雄小聚义
- 三二二 / 第四十五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 
张顺活捉黄文炳



- 三三一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 
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- 三三九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 
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- 三四九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 
病关索长街遇石秀
- 三五八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 
石秀智杀裴如海
- 三六九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 
拼命三火烧祝家庄
- 三七六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 
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- 三八四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 
宋公明两打祝家庄
- 三九〇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 
孙立孙新大劫牢
- 三九九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 
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- 四〇六 第五十五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 
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- 四一四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 
柴进失陷高唐州
- 四二二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 
李逵斧劈罗真人
- 四三一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 
黑旋风探穴救柴进
- 四三八 第五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 
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- 四四五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 
汤隆赚徐宁上山

- 四五二//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 
宋江大破连环马
- 四六〇//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 
众虎同心归水泊
- 四六七//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 
宋江闹西岳华山
- 四七五//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 
晁天王曾头市中箭
- 四八三//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 
张顺夜闹金沙渡
- 四九三//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 
劫法场石秀跳楼
- 五〇三//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 
关胜议取梁山泊
- 五一〇//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 
宋公明雪天擒索超
- 五一七//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 
浪里白跳水上报冤
- 五二三//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 
吴用智取大名府
- 五二九//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 
关胜降水火二将
- 五三七//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 
卢俊义活捉史文恭
- 五四四//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 
宋公明义释双枪将
- 五五〇//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 
宋公明弃粮擒壮士
- 五五六//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 
梁山泊英雄排座次

- 五六六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 
李逵元夜闹东京
- 五七三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 
梁山泊双献头
- 五八〇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 
李逵寿张乔坐衙
- 五八七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 
黑旋风扯诏骂钦差
- 五九二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 
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
- 六〇二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 
宋公明两赢童贯
- 六〇九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 
宋公明一败高太尉
- 六一五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 
宋江两败高太尉
- 六二一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 
宋江三败高太尉
- 六三一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 
戴宗定计出乐和
- 六三九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 
宋公明全伙受招安
- 六四八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 
陈桥驿滴泪斩小卒
- 六五五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 
卢俊义大战玉田县
- 六六二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 
吴学究智取文安县
- 六七〇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 
卢俊义兵陷青石峪

- 六七六/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 
呼延灼力擒番将
- 六八二/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 
宋公明梦授玄女法
- 六九〇/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 
宿太尉颁恩降诏
- 六九七/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 
双林渡燕青射雁
- 七〇六/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 
宋江智取润州城
- 七一四/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 
宋公明大战毗陵郡
- 七二一/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 
宋公明苏州大会垓
- 七二九/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 
涌金门张顺归神
- 七三八/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 
宋江智取宁海军
- 七四六/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 
宋公明大战乌龙岭
- 七五三/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 
乌龙岭神助宋公明
- 七六一/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 
宋公明智取清溪洞
- 七七〇/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 
宋公明衣锦还乡
- 七八二/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 
徽宗帝梦游梁山泊



#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但见：

祥云迷凤阁，瑞气罩龙楼。含烟御柳拂旌旗，带露宫花迎剑戟。天香影里，玉簪珠履聚丹墀；仙乐声中，绣袄锦衣扶御驾。珍珠帘卷，黄金殿上现金舆；凤羽扇开，白玉阶前停宝辇。隐隐净鞭三下响，层层文武两班齐。

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不料其年瘟疫转盛。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。复会百官计议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曰：“目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。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但见：

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奇花绽锦绣铺林，嫩柳舞金丝拂地。风和日暖，时过野店山村；路直沙平，夜宿邮亭驿馆。罗衣荡漾红尘内，骏马驱驰紫陌中。

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，一行人从上了路途，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员出郭迎接，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

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太尉看那宫殿时，端的是好座上清宫。但见：

青松屈曲，翠柏阴森。门悬敕额金书，户列灵符玉篆。虚皇坛畔，依稀垂柳名花；炼药炉边，掩映苍松老桧。左壁厢天丁力士，参随着太乙真君；右势下玉女金童，簇捧定紫微大帝。披发仗剑，北方真武踏龟蛇；靸履顶冠，南极老人伏龙虎。前排二十八宿星君，后列三十二帝天子。阶砌下流水潺湲，墙院后好山环绕。鹤生丹顶，龟长绿毛。树梢头献果苍猿，莎草内衔芝白鹿。三清殿上，鸣金钟道士步虚；四圣堂前，敲玉磬真人礼斗。献香台砌，彩霞光射碧琉璃；召将瑶坛，赤日影摇红玛瑙。早来门外祥云现，疑是天师送老君。

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：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，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。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？”真人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。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，就进斋供，水陆俱备。

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这代祖师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。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？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，赍捧御书丹诏，亲奉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，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礼拜，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，便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既然恁地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，请太尉起来沐浴，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，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。

将至半山，望见大顶直侵霄汉，果然好座大山。正是：

根盘地角，顶接天心。远观磨断乱云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。高低不等谓之山，侧石通道谓之岫，孤岭崎岖谓之路，上面平极谓之顶，头圆下壮谓之峦，藏虎藏豹谓之穴，隐风隐云谓之岩，高人隐居谓之洞，有

境有界谓之府，樵人出没谓之径，能通车马谓之道，流水有声谓之涧，古渡源头谓之溪，岩崖滴水谓之泉。左壁为掩，右壁为映。出的是云，纳的是雾。锥尖象小，崎峻似峭，悬空似险，削砾如平。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。瀑布斜飞，藤萝倒挂。虎啸时风生谷口，猿啼时月坠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。

这洪太尉独自一个，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，在京师时重裯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着肩气喘。

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偷眼看那大虫时，但见：

毛披一带黄金色，爪露银钩十八只。  
睛如闪电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似戟。  
伸腰展臂势狰狞，摆尾摇头声霹雳。  
山中狐兔尽潜藏，涧下獐狍皆敛迹。

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，浑身却如中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

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，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微睁开眼看那蛇时，但见：

昂首惊飙起，掣目电光生。动荡则拆峡倒冈，呼吸则吹云吐雾。鳞甲乱分千片玉，尾梢斜卷一堆银。

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。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粟子比馉饳儿大小。口里骂那道士：“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帻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

但见那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转出山凹来。太尉看那道童时，但见：

头绾两枚丫髻，身穿一领青衣；腰间绦结草来编，脚下芒鞋麻间隔。  
明眸皓齿，飘飘并不染尘埃；绿鬓朱颜，耿耿全然无俗态。

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：

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

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

只见那个道童，笑吟吟地骑着黄牛，横吹着那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那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说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：‘今上皇帝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？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分付他，已定是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的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廷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里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。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尽是你这道众，戏弄下官！”真人复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？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识得俺么？’他道：‘已都知道了。’说天师分付，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！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亵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非同小可，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。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且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太尉；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，留在上清宫中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。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晓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。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，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

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，九天殿、紫微殿、北极殿；右廊下，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，诸宫看遍。

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。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两扇朱红槷子，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。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：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门道：“此殿是甚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，锁镇魔王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。走了魔王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铸，谁知里面的事。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多年，也只听闻。”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道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甚么模样。”真人告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！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：‘今后诸人，不许擅开。’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百姓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处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快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。”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，违别圣旨，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远恶军州受苦。”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

众人把门推开，看里面时，黑洞洞地，但见：

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数百年不见太阳光，亿万载难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东西。黑烟霭霭扑人寒，冷气阴阴侵体颤。人迹不到之处，妖精往来之乡。闪开双目有如盲，伸出两手不见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却似五更时。





众人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暗暗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别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碑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太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碑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。照那碑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，二来宋朝必显忠良，三来凑巧遇着洪信。岂不是天数！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，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当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？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！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真人慌忙

谏道：“太尉，不可掘动！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，省得甚么！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，你如何阻挡？快与我唤人来开。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？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。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！”太尉那里肯听？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，恰似：

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钱塘江上，潮头浪拥出海门来；泰华山头，巨灵神一劈山峰碎。共工奋怒，去盗撞倒了不周山；力士施威，飞锤击碎了始皇辇。一风撼折千竿竹，十万军中半夜雷。

那一声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都走了，撇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睁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。奔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？”那真人言不过数句，话不过一席，说出这个缘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不稳，昼食忘餐。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，蓼儿洼内聚神蛟。

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嘱付道：‘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、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碑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走了，怎生是好？”有诗为证：

千古幽扃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泉台。  
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禳灾却惹灾。  
社稷从今云扰扰，兵戈到处闹垓垓。  
高俅奸佞虽堪恨，洪信从令酿祸胎。

当时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。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修整殿宇，竖立石碑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分付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，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：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。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，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，太祖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。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宗。那时天下尽皆太平，四方无事。

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。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。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。东京城里人民，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——一名